

可逐乎司馬君實與范景仁相得懼甚皆

自以爲莫及嘗曰吾與子生同志死同傳

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所論三大事其言

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又曰吾與景
仁兄弟也不同者姓也及論鐘律則反復

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雖

同非苟同也黨可逐乎大抵入而處家出

而處鄉事無巨細皆當付之公論其可但

以朋黨輒妄逐乎

○
贊曰

言有是非
折之以理
視其誠否
道同志合
獨立似介
必也君子
或非瑞士
辯別正邪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二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二

李昌齡 傳 鄭清之 賛

廉士

用妻妾語

李昌齡 傳 鄭清之 賛

廉士

真所謂用妻妾語違父母訓者也幸已知
悔尚至如此若不知悔更當如何

贊曰

趙襄守原 寺人薦進 問而得賢
猶不可訓 陽之從陰 理則非順

美甚徐公 言以私徇 謀及婦人

雍氏尤信

違父母訓

傳曰按藏教父母及子有相感業神乃入

胎依地水火風衆緣和合漸得增長一七

日如鶼根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鞋襪

四七日如溫石五七日有風觸胎名揜持

兩臂兩脰及頭五種相現六七日有風名

旋轉兩手兩腳四相現八七日手足十指

二十四相現九七日眼耳鼻口及下二穴

大小便處九種相現十七日有風名普門

吹令堅實及生五臟十一七日上下氣通

十二七日大小腸生十三七日漸知飢渴

飲食滋味皆從臍入十四七日身前身後

及左右二邊各生一百五十條脉十五七

養殊闕瀆死數年經有二子皆已成立相繼暴卒經亦喪明始悔前非克己反善每

自言曰此皆水丘婦及其兄弟教我使我至此每旦及夕必策杖詣母定省高氏力

止然不輟經卒水丘婦亦病癱卒若經者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一

日又生二十種脉一身之中共有一百吸氣之脉至是皆具十六七日有風名甘露皆爲安置二眼通諸出入息氣十七七日有風名毛拂能令眼耳鼻口咽喉胸臆一切合入之處皆得通清十八七日有風名無垢能令六根清淨十九七日眼耳鼻舌四根成就得三種報曰身曰命曰意二十七日有風名堅固二脚二十指節乃至一身二百大骨及諸小骨一切皆生二十一七日有風名生起能令生肉二十二七日有風名浮流能令生血二十三七日生皮二十四七日皮膚光悅二十五七日血肉滋潤二十六七日髮毛爪甲皆與脉通二十七七日髮毛爪甲悉皆成龍母所飲食行住坐卧兒皆辛苦二十八七日生屋園池河等八想二十九七日各隨自業或望或白三十七日黧白相現三十一七日至三十四七日漸得增長三十五七日支體具足三十六七日不樂住腹三十七七日生不淨臭穢黑暗三想三十八七日有風

名藍花能令長舒兩臂轉身向下次有一風名超下能令頭下足上以向生門然則父母生育功侔造化其爲恩也豈爲小哉

泊至生矣又須澗灌以時乳哺無缺疾病救療障履扶持然後得成爲人既成人矣

又須男教以學女則教以女工迨邁長成婚嫁時至擇婿辦嫁耗精損神事尚未周晚景已逼況人命無常流光易失今日雖存明日難保正令曾聞報德之日已自不多萬一蹉過生死永隔不復永報之日苟

有訓誨其可輒有所違昔劉建德所生母病甚妻送至尼寺遣二婢供侍湯藥母不樂性妻甚悍劉不能制母死乃大罵曰我必訴汝於陰不數日妻卒數日劉卒妻方大發忽震霆一聲腹皆拆裂臭聞數里雖至親亦皆走避無一在者然則用妻妾語違父母訓是可然乎元滿七子今用法苑珠林其日年足掌生

贊曰

屬人生子 惕肖其貌 欲其夙成
古有胎教 舍曰誓言 無匪忠告

袖簡當持 義方宜蹈 為人子者
胡不慥慥 得新忘故

傳曰謝少原之婦刈薪而失簪簪失其辰或問其故則曰不忘舊也此事遂收入文

選魏王與龍陽君共船釣魚得十餘枚盡棄之君乃泣曰王始得魚甚喜後得芙蓉遂至棄前所得今臣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畢客裳而趨臣亦同所得魚將棄去矣烏得無涕王

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此亦收入文選大抵人貴不忘其初得新忘故即忘初也造怨機禍端起乎此孰謂無害乎昔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時節入見莊獻莊獻見其二婢陋甚因命國封今爲別置少者國封如戒文節一見乃指二老婢謂曰此皆久在左右若遂出之則無所歸矣如今姝者皆未笄嫁與少年前程未可量若使守一老翁何益於事即日面奏嫁之范文正以吏部員外郎出守時有三婢從及官太歷二

府乃至於薨凡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嘗輒易賢矣哉此固厚德然不足以盡二公威美耶此而觀則其他皆可知也

贊曰

故舊不遺 民德歸厚 唯蓋不棄
猶念其久 精耕之妻 貪賤之友
故劍弗求 短檠何有 世事或然
天理則否 口是心非

傳曰論語一書學而時習一語獨冠其首

大抵學貴乎習不習不足為學念起于中

即念而習事至于前即事而習即時習也

所謂學也不惟讀書但凡入孝出悌泛愛

謹信乃至親仁皆為學也惜人不此是習

而乃以口是心非為習不聞榜嚴所謂姪

習貪習慢習瞋習詐習詐背怠習見習枉

習訟習如是十習死後皆當受地獄六畜

之報昔度道李以久病醮告保命真君曰

度道李身處陽官貴勢不能順天用法憤

憤慢信心口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積

惡不改罪目已定死在旦夕方欲修德以求濟免不已晚乎數日果卒嗚呼當其口是心非時安知已得罪於天乎

贊曰

顏子之過 於心不貳 言出于口
乃與心異 方其失詞 寧不內愧
鹿馬附姦 凤爵獻媚 又其甚者
足香之類

貪冒於財欺罔於上

傳曰忠也廉也人臣太師今乃貪冒其財

而又敢欺罔其上所為如是臣節安在多

見旋踵破敗而子孫狼狽者必矣昔曹翰

奉使江南中主日以食物珍果餉翰翰必

連器皿悉留之既而純銀果盒都盡

間用綆合即不受中主不得已令近臣督

工匠鍛金造器用猶不足一日宴於便殿

出兩副水晶盤蓋以為飲器翰屢目之因

以賜翰猶曰此珍異之物歸當以獻天子

父母若見必欲取之柰何中主又加賜二

副前後所獲無慮數十萬及南征所掠金

實亦鉅萬且上言曰臣於潁州造一佛寺鄉見廬山東林寺寺有五百鐵羅漢願載以歸上許之於是調發官船十餘艘載其所獲各以羅漢置其上時人目為押納羅漢太平興國初為威遠軍節度強取民間絲帛菽粟為汝陰令孫崇望所奏獄具充死流登州家籍于官死後數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梁迥以閻門使使江南亦冒于貨誅求無度及後主餉以特果食物若貿以金銀雜寶之器迥則喜而受之苟或賄以他器則怒而不受前後所獲尤倍於翰上聞大怒尋亦得罪與其如此而旋踵破敗孰若忠廉有守永保富貴乎

贊曰

利則危國 義不忘君 苟志於義

廉潔忠勤 處心以利 奪欺自文

裝橐歸報 鞭靴表聞 貪廉忠偽

造作惡語讒毀平人

傳曰人本淵清玉潔我若造為惡語以讒

毀之萬一不獲昭雪罪其輕乎或至反受
宜也石介以黨議起罷歸徂徠山得病
而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云直溫
嘗從介學於是夏英公曰仁宗曰介實不
死北走胡矣尋有旨將介妻子盡行編管

又出中使令與京東部刺史取發介棺以
驗虛實時呂居簡爲轉運謂中使曰令發
冢而棺空則介果北走矣雖孥戮未足爲
酷萬一屍在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剖
人家墓何以示後世耶於是與中使計議
但貢凶肆人及會葬門生親識軍令狀以
應詔既而奏上仁宗亦已悟英公之譖尋
有旨放介妻子還鄉人皆多居簡之有識
未幾英公死仁宗將往澆奠吳奎曰夏竦
多訴果已死耶仁宗憮然旣奠復躊躇者
久之於是命大閭去祫面幕以驗是否一
時士夫皆謂剖棺之報嗚呼夏竦欲破介
棺而身死亦去面幕破棺去幕相去一間
孰謂一語之惡爲報乎

贊曰

常情不美 喜聞是非 一語之醜
傳四馳 或出譖諱 以資笑嬉
樂誘盈筐 曾毋下機 流矢中人
駟不及追 毀人稱直

傳播叔卿坐此抑鬪不得志遂至自殺其
妹亦悲憤詣府門一哭遂自經不數日忽
雷雨暴作震霆一聲則孫容已斃於雷斧
之下置屍於叔卿之門及葬雷又發冢竟
至齋爛骨肉狼籍世之好毀者豈慮此乎

卷十一

贊曰

傳曰立身行己要當行其在我者必使正
直無諸邪曲斯爲直矣苟或身未能直但
以毀人爲直則近乎許烏得謂之直哉首
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猶疑爲貞直張繹先
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其無

過不當於無過中求具有過世皆以爲知

○罵神稱正

傳曰孔子不語惟力亂神又曰敬鬼神而

遠之不語者不欲輕議也敬即畏也聖人

尚爾況餘人乎神也者聰明正直者也爾

自稱正神不正乎爲人而正自當如此何

預於神乃敢慢罵不聞阮瞻之事乎阮瞻

作無鬼論忽有一客踵門求見相與談論

名理才辨贊不能折良久論及鬼神贊復

堅執不以爲有客忽作色罵曰鬼神之事

吾視之狗彘也夫何足道由其一語事違

言夫爲人如鄒浩可謂無愧以諫得罪不
失爲忠世猶疑爲貞直以此觀之當知毀
人稱直者不惟得罪於太上先當得罪於
清議也竊嘗論之毀之一字最爲惡毒甚
至妄有污蔑使人無以自辨往往有不測
之禍起乎其間咎當誰執其爲罪也豈爲
輕乎李叔卿爲郡功曹最號廉謹同僚嫉
之有孫容者宣言於衆曰叔卿妻其妹在
吾視之狗彘也夫何足道由其一語事違

○贊曰

傳曰孔子不語惟力亂神又曰敬鬼神而

遠之不語者不欲輕議也敬即畏也聖人

尚爾況餘人乎神也者聰明正直者也爾

自稱正神不正乎爲人而正自當如此何

預於神乃敢慢罵不聞阮瞻之事乎阮瞻

作無鬼論忽有一客踵門求見相與談論

名理才辨贊不能折良久論及鬼神贊復

堅執不以爲有客忽作色罵曰鬼神之事

吾即鬼也忽變爲異形須臾消滅暗嘿然

心沮歲餘遂卒然則屬神稱正是可爲乎

又不聞舍利弗之事乎昔舍利弗在耆闐

崛山時有一鬼名優波伽吒語伽吒鬼曰

此人今日新剃鬚髮吾當往打其頭既而

舍利弗果患頭痛目連告曰此優波伽吒

鬼打汝頭也此鬼打着闐崛山能令碎如

糠粃況行人而不苦痛乎汝真大德大力

人也不然則應手粉碎矣嗚呼此果位人

也但以新剃鬚髮尚爲所侮況身未必正

者乎正令身正何預於神乃敢罵之戒哉

○贊曰此鬼打汝頭也此鬼打着闐崛山能令碎如

糠粃況行人而不苦痛乎汝真大德大力

人也不然則應手粉碎矣嗚呼此果位人

也但以新剃鬚髮尚爲所侮況身未必正

者乎正令身正何預於神乃敢罵之戒哉

○贊曰此鬼打汝頭也此鬼打着闐崛山能令碎如

糠粃況行人而不苦痛乎汝真大德大力

人也不然則應手粉碎矣嗚呼此果位人

也但以新剃鬚髮尚爲所侮況身未必正

者乎正令身正何預於神乃敢罵之戒哉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三

廉三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棄順効逆

傳曰石碏曰賤妨貴少凌長遠間親新聞

舊小加大姪破義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

子孝兄愛弟敬六順也棄順効逆所以速

禍也大抵逆順之說要無出於此也昔長

安大姓范偉積產巨萬乃冒武公縣令范

祐爲祖父持祿爲縣令時黃勑家不徭役

者五十餘年更西事下戶調發皆至困弊

○偉獨自若及劉敞尹長安遂發其事抵罪

家籍千官周總以累舉不第遂往薦郡拜

都吏周吉爲父日處諸子之列三代名諱

一切用焉明年偶得一解其父以詩責之

總得詩大沮慚恨遂卒爲人如此豈非所

謂棄順効逆者邪惜其不聞南極壽星真

君之言太極真人徐來勒嘗遇南極壽星

真君請問壽夭吉凶之事星君曰天道福

善而禍淫神明賞罰而罰逆君能刻意爲

善恭已順天靜將道宜動與福會如此則

○贊曰此鬼打汝頭也此鬼打着闐崛山能令碎如

糠粃況行人而不苦痛乎汝真大德大力

人也不然則應手粉碎矣嗚呼此果位人